

天意从来高难问

卞毓方 / 著

晚年
季羨林

天意從來高難問
晚年季羨林

卞石題

天意从来高难问

卞毓方 / 著

晚年季羨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意从来高难问 晚年季羨林 / 卞毓方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059-6533-1

I. 天… II. 卞…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0522号

书 名	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羨林
作 者	卞毓方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似水年华
责任印制	刘秋月 李寒江
印 制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533-1
定 价	29.8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天意從來高難問
晚年季羨林

中石題



前言：远远一瞥，在稠人广众中

这天，2008年7月4日，星期五，天气阴湿而闷热，风吹在身上，似多毛多汗的手，一摸，一把腻乎。这当口，不宜出门，宜老老实实待在室内，吹空调。但是季羨林先生偏偏出门，从301医院回到北大——换个角度说，不是出门，是归来，返回自己在朗润园的家。而我，因为事先得到讯息，所以一清早就从城里赶来，守在从未名湖通往朗润园的路口。十点左右，我看到季先生的车子从面前经过，当然是一闪而过，绝尘而去。随即我就离开了，我告诉自己，这犹如仪式，人到心到，就一刹那，就是这么一回事。然而，大约十一点，我正在未名湖心的小岛闲逛，突然瞧见一人端坐在轮椅，像摇鹅毛扇的孔明，从朗润园方向摇过来，摇过来……定睛细看，正是季羨林先生。

这是我没料到的。我想季先生肯定是在房子里多待一会，接接地气，感受感受家的温馨。自打住进301医院，老人多次跟我说过：想家。想家您就回呗，房子还好端端的在那里，您随时可以动身。这话是对普通人说的，对季羨林先生，就不行。鉴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待遇，还要加上一条，特殊处境，反而是有家难归。这就是悖论。季先生这辈子，看样子是要在医院终老的了。这个家，对于他，已形同虚设，越来越倾向于纪念意义的故居。今天早晨我来到燕园，正是怀着瞻仰故居的心情，在朗润园十三公寓外兜了一圈。不兜还罢，睹物伤情。瞧湖——湖里没水，湖底干枯见坼；瞧“季荷”——缺了水的滋养，已退化为旱地作物，不仅无花，叶子也呈枯黄，很快就要与杂草灌木为伍。唉，“季荷”这名字，是周一良起的，周公如今已随风而逝。以“季荷”为题的散文，曾脍炙人口，风行一时，在这尘嚣百丈、清塘荷韵不再的当下，还有几人能记起。回望，季先生家的大门关着，墙角停了两辆汽车，估计是外人的，他不会回来得这么早。我感觉房里有人，也正在向外了望，是那位看家的工友吧。我认识他，关系仅止于认识而已，他是雇工，只对雇佣他的主人负责。去年夏天，季先生回来过一次，事后我向他打听细节，他一口否认。当时奇怪，这又不是国家机密，捂这么紧干嘛？后来醒过闷，嗨，还不是因为有纪律：“如

果说出去，就……”，那么，我应该成全他的啦，“君子成人之美”嘛。所以我离开之际，轻轻地按响三声喇叭，然后朝窗口摆摆手，算是致意。

退出朗润园，到图书馆，查询一份资料。然后又去外文楼，去我当年读书的地方遛遛。咦，今天是什么日子？随处见穿戴长袍方帽的学子，三一群五一伙的，嘻嘻哈哈，摆足了姿势照相。一问，才知今天举行毕业典礼。唔，这么说，我是应该带一束鲜花来的。我认识一位年轻人，经济学硕士，也是今年毕业。五六年前，当她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陪我拜望过季老。前不久，她电传给我一篇文章，专门分析“季羨林现象”，首节为“大器晚成 舆论聚焦”，她的观点是：“政治是一种适时而速效的因素”，“季羨林先生晚年的大名远播，无疑也得力于政治的眷顾”。

当然，政治家把鲜花送给谁，尤其是活人，是有严格的政治取向的，这一点，炎黄子孙心有灵犀。巴金晚年享有殊誉，可惜巴老过早进入失语状态，传世而又广为人知的只有一句：“从今以后，我是为你们活。”是在偶尔清醒的瞬间留下的。二十世纪末，笔者与《十月》杂志的顾建平专程赴上海看望巴老，未能如愿，据其家人说，巴老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宜见客云云。季先生如今也已到了风烛晚年，他是在为谁活呢？为国家，为民族，为组织，为学术，为他人……唯独没有亲人。读者想必记得，无论是在荧屏上，还是在报道里，我们的季先生总是孤单单的一个。他的家人哪儿去了？这事很奇特，也很不正常。

季羨林先生走过来了，不，是坐着轮椅过来了。围聚的人愈来愈多，以青年为主体，正是向往热闹、崇拜偶像的年纪，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遇。季老爷子在北大，久负盛名、人见人爱，学生们均以见他一面为荣。老人家学问好、人品好、形象好，与之接触，有一种如沐春风的畅快。燕园藏龙卧虎，不乏大师大家，好像唯有他，一个看上去土不啦叽、普普通通的老头子，能给人以钦崎磊落，能给人以充分想象的空间。不是有新生大清早前往看望，到了门口，又不敢敲门，怕打扰他写作，因而在门前泥地留下问候语的佳话么——出乎意料，而又回味无穷，宛然文章中的神来之笔。

季羨林先生的轮椅停了下来，他遇到另一位坐轮椅者，一望而知，也是高龄学者，老相识，鼻孔插着管子，应是输氧吧。这是谁呢？瞧着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两位老人在交流，对方的语言系统已经失灵，主要靠手势，季先生也举起左手，伸出四根手指。这是什么意思？四，四什么呢？啊，

猛然醒悟，来者是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系的，与季先生同庚，1911年12月6日出生。季先生这四根手指，明明白白，说的是：老伙计，我比你大四个月！不会错，肯定是这个手语！2008年，季先生曾两次和我谈起侯先生，首先蹦出的，就是双方的生日。从2008回望1911，叹白发而神驰青丝，两位老人执手相望，不啻是北大百年校史上的一次绝唱。（据次日出版的北大校报，季先生见到侯先生，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就想来看你！我们是多年的、几十年的老友。”侯先生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他一直紧握着季先生的手，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季先生的脸，就那么一直望着。）

当年，笔者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侯仁之先生是教工中的长跑冠军，操场上经常见到他健步如飞的身影。眼前侯先生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季先生，这是否意味季先生“不锻炼主义”的胜利呢？一笑。

季先生的身边跟着几位校方人士，多是我熟识的，其中有郝斌，原北大副校长；有林被甸，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有秘书杨锐，以及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等等。后者与季先生同住十三公寓，楼上楼下，紧邻。关系比这更紧，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季羨林的恩师。1946年，季羨林初进北大，正是由于汤公的赏识，才一个礼拜就由副教授升为正教授，创北大史上升迁的奇迹。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季羨林的生命中如果论及鲍叔牙，则首推汤用彤。另外有一位中年女子，带着两个中外混血模样的女孩。我也认识的，中年女子叫季清，是季先生的孙女，那两个女孩，是她的女儿、季先生的重外孙女。读者有谁听说过季先生的孙女、重外孙女的么？没有的吧。嗨，都怪她离得太远，在洛杉矶。哦，地球那边的洛杉矶！

季羨林先生的轮椅转动了，朝着我站立的地方。我赶紧后撤一步。为什么不是向前？嗯，没那个必要。我明白，季先生的目光已经浑浊，耳朵也仅半聪，人老了，就是这样，我凑上去，能说什么？何况，老先生已经被包围，一切都身不由己，我就不必再自作多情了。那么，就这样远远地看一看吧。看着他满面春风，看着众人兴高采烈。这是难得的镜头。这是难得的奢侈。季先生在有创造力的从前，是不喜欢场面的，那时他想的是清静。季先生是超然的学人，他的秉性，和世俗的人情差之甚远，和正宗的官场差之更远。季先生在失去创造力的今天（《病榻杂记》的下半部，明显呈现疲态），尤其是在大寂寞的今天，就让他享享尘世的幸福吧，就

让他尽兴风光风光吧。季先生曾教导我，对热闹要保持距离，这是基于学术的天性。在这方面，我最佩服的还不是季先生，而是钱锺书。据黄雨石回忆，钱锺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时，“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又据报载，钱锺书八十岁，各路人马争相要给他过生日，钱锺书一律谢绝，说：“不必花这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明不白，不三不四，不痛不痒，这三个词用得特别好。如此清醒洞达、飘逸绝尘，当今之世，钱氏而外，我还很少看到可以与之相俦的高人（金克木有酷肖的举措，八十岁生日时，人们要给他祝寿，金克木坚决拒绝。他说，我可不希望提前听到给我致悼词。在金先生看来，祝寿和悼念说的都是溢美之词，没有多大意义）。区区在下，不敢自比时贤，但自信还没有丧失创造力，所以对眼前的一切，也要自觉保持距离。

待季先生的轮椅过去，我启动停在路旁的汽车，到校园又转了两圈。末了，准备出校门，远远看到季先生在一行人的簇拥下进了勺园。啊，这个时辰进勺园，肯定是要动饭勺的啦。季先生，难得一年才回一次家，而且身边又有名副其实的家人——孙女和重外孙女，祝您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祝您有个好胃口。

目 录

第一章：走进季羨林的内心世界

机场送别小泓，他眼圈红了	002
破译季羨林的两把钥匙	007
求仁得仁，与亲子决裂	012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01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18

第二章：早年的人生雨巷

兼祧多家的野孩子	022
一个人的德文专业	027
《清华周刊》与校内风云	032
现代版的瑜与亮	038
傅斯年、汤用彤、胡乔木	044
张冠李戴的《梦游清华园记》	052
三十年代的政治试题浅议	056
在欧洲成了无神论者	058
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瞥	062
蹦出来的一中校友王昭建	068

第三章：拈花微笑的“红衣少年”

“我不是儒家，也不是释家！”	072
背和诵的表演	075
“我们有哲学，但没有思想。”	079
“读书不肯为人忙”	081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的花絮	087
两个难兄难弟，一对大活宝	091
梦见吃鱼翅	094
书法，海内一宝	100
“物无涯，悟无涯”	104
“清华三孙（荪）”，一份超凡脱俗的爱	105

第四章：闲话季羨林

都是随笔惹的祸	110
多愁而又多欲、自尊而兼自卑	129

真实度与自由度	131
游戏与道具	135
奥运会有此一“顾”	136
第五章：解读《病榻杂记》	
关于“三辞”	144
《在病中》	148
初恋·美人观·爱情观	153
触不到的爱	159
《天上人间》与《论“据理力争”》	166
智者的糊涂	168
刘波风波	172
第六章：亲属眼中的季羡林	
弥足珍贵的季氏族谱	178
珥金冬：舅舅留给我的印象	181
常永德：舅舅的家庭观	184
彭松：儿时的家庭生活	189
季承：成长的记忆	193
难得的天伦之乐	209
旧日的美好，现实的遗憾	212
附录一：季清眼中的奶奶	215
附录二：陈寅恪的小女儿陈美延	217
第七章：医院内外，朦胧的剪影	
剪影 2007	224
动感 2008	231
翠花胡同·中关村一公寓·朗润园	241
官庄之行	244
第八章：人，不能真正逃出命运	
斜刺里杀出的张衡、唐师曾	254
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264
歪打正着，父子相见	270
走近了看	271
站远了看	291
聚焦 2009	294
晚年生命之最	298
尾声：季羡林笑着走了	303

第一章

走进季羨林的内心世界

机场送别小泓，他眼圈红了

破译季羨林的两把钥匙

求仁得仁，与亲子决裂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机场送别小泓，他眼圈红了

1981年8月，某日，季羨林的长孙季泓去美国留学，这是全家的大事，上自季羨林和夫人，下到儿子季承全家、女儿婉如一家，以及秘书李铮，都到首都机场送行。唯有老祖（婶母）缺席，她老人家讲迷信，说：“我是只接人，不送人。”

在机场，当季泓再次拥抱完全家，然后经过安检，隐入候机大厅，季羨林的眼圈红了，他流露出少有的伤感。

在这之前，季羨林是不同意孙儿出国的。无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国门初启，留学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年轻人渴求放飞的心，是无论如何也拴不住的。何况，老爷子自己就是一只“老海龟”，没有当年在德国的十年苦学，哪有今日的种种辉煌。所以，他的阻拦不发生效力，季泓还是执意要走。

我问：季先生为什么不同意孙儿留洋呢？

这要从他本人谈起。季羨林1930年高中毕业，到北平投考大学，同时被北大、清华录取，他之所以弃北大而取清华，看中的，就是后者曾经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背景——学生毕业之后，留洋相对方便。那么，季羨林为什么非要留洋不可呢？这是因为生计所迫。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犹如镀金，弄个洋博士、洋翰林，回国好找工作。

季羨林在德国攻读梵文，这是冷门中的冷门，为什么偏偏选择它呢？理由可以说出一箩筐，核心还有一点：冷门竞争少，易于猎取饭碗。

留德十年，固然成就了一位大学者，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这一点，如鱼饮水，冷暖只有季羨林自知。



历经“文革”十年磨难，季羨林先生神采依然

比如说，家庭的创伤。

这创伤，就是长期别离。

在战火，在动乱，在相隔天涯，有谁也尝过长期别离的痛苦吗？

人与人的缘分，讲究距离，“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季羨林前半辈子尝够了远别的酸甜苦辣，他害怕在垂暮之年再次经受长相思的煎熬。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季羨林一生最为平静惬意的时期。这个时候，政治上，他抬头了，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所所长；学术上，百废俱兴，厚积薄发，正成为许多学科的带头人；家庭，老少团聚，你尊我让，你孝我慈，一片祥和安乐。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个时候，小泓要出国。对于小泓，也许还有家人，自然是件好事。对于季羨林，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一定预感到了什么。他的伤感，不是普通的伤感，季羨林自制力极强，通常是不会红眼圈的。那么，他是预感到了什么？

此话暂时打住，让我们看看他的文章。1983年5月，季羨林写下散文《别稻香楼》，副标题就是“怀念小泓”，文章说：

几年前我游黄山时，正当盛夏，久旱无雨。黄山那一些著名的瀑布都干涸了。著名的云海也基本上没有看到。只在北海看到了一

点类似云海的白云，聊胜于无，差足自慰而已。有名的杜鹃花，因为时令不对，只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叶子，花是一朵也没有看着。而现在呢，正是阳春五月，杜鹃花开满了黄山，开成了一片花海。据说，今年雨水充沛，所有的黄山瀑布都奔腾澎湃，“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条界破青山色”。有了雨，云海当然就不在话下。你试想一下：这样的瀑布，这样的云海，再衬托上满山遍野火焰似的杜鹃花，这是多么奇丽的景色啊？它对我会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然而我仍然决心不游黄山，原因要到我的感情深处去找。上一次游黄山时，有小泓在我身边。这孩子是我亲眼看他长大起来的。他性格内向，文静腼腆，我们之间很有些类似之处，因此我就很喜欢他。那一次黄山之游，他紧紧地跟随着我。其他几个同他年龄差不多或者稍大一点的男孩子结成一伙，跳跃爬行，充分发挥了他们浑身用不完的青春活力。小泓却始终跟我在一起，爬到艰险处，用手扶我一下。他对黄山那些取名稀奇古怪的名胜记得惊人的清楚，我说错了，他就给我更正。在走向北海去的路上，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原始大森林里，只有我们两人。林中静悄悄的，听自己说话的声音特别响亮。此情此景，终生难忘。回到温泉以后，有一天晚上我和小泓坐在深谷边上的石栏杆上。这里人来人往，并不安静。然而由于灯光不太亮，看人只像一个个的影子，气氛因此显得幽静而神秘。“巫山秋夜萤火飞”，现在还正在夏天，也许因为山中清凉，我们头顶上已有萤火虫在飞翔，熠熠地闪着光，有时候伸手就可以抓到一只。深涧中水声潺潺，远处半山上流出了微弱的灯光。我仿佛是已经进入一个童话世界。此情此景，更是终生难忘了。

可是现在怎样了呢？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稻香楼中。不管从别人口里听到的黄山景色是多么奇丽，多么动人，我仍然是游兴索然：我身边缺少一个小泓。直下三千尺的瀑布能代替小泓吗？不，不能。红似火的杜鹃花能代替小泓吗？不，不能。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小泓是无法代替的。我不愿意孤身一人，在黄山山中，瀑布声里，杜鹃花下，去吞寂寞的果实。这就是我不再游黄山的原因。

我同小泓游黄山时的一些情景，在当时，是异常平淡的，甚至连觉得平淡这种感觉都没有。然而，时隔数年，情况大变。现在我才知道，那样平淡的情景，我一生中，也许仅仅只有一次。时过境迁，人们绝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过去的时光也决不会再重现人们眼前。人的一生，不管寿限多么长，大概都是如此的吧。

在季羨林的笔下，如此深情的怀亲之作，除了关于母亲，也就只有关于长孙小泓这一篇了。其他不曾有，尔后也不会有。个中原因，文章说得明白，小泓性格内向、文静腼腆，合爷爷的脾气，更主要的，是他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日久生情，一老一少，融洽无间。而这，正好弥补了季羨林小时候的缺陷——季羨林六岁离开生身父母，未能享受充足的亲情。但是这一切，转瞬犹如流萤消逝。小泓走后，经过两年感情的折磨，他终于大彻大悟，过去的已经过去，往日的欢乐不会再回来，大概命定如此，他这一生与世俗的天伦之乐无缘。

季羨林对自己的子女表现过如此灼热的深情么？没有。女儿婉如生于1933年，那时他在清华，顾不上；儿子延宗（后改季承）生于1935年，正值他留德前夕。而后，就是长长的别离，十一年后回国，他在北京，子女在济南，又是别离之后的别离。十分遗憾，但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季羨林缺乏儿女绕膝、亲子交流的脉脉温情，他的天性的发展是不完美的。说到第三代，孙子、孙女和外孙，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在季羨林的身边长大，人说“隔代亲”，老人家与三个小孩朝夕相对，颇享受了一番含饴弄孙之乐。我在采访中捕捉到一个细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季羨林在北大35楼当门房，夏季，每天下班回家途中，他都要绕道去东校门，给三个小家伙买冰棒。读者中有当了爷爷的，定能体会到他彼时彼际的欢乐。还有一个故事，是听他孙女季清说的，季清从小爱看书，爷爷的书室是她的宝库，她每个周末都要从三里河的家骑车去北大，一为看望老人，二就是为了看书。一次，她见到一本《安徒生童话集》，爱不释手，想借回家看，爷爷不答应。季清知道，爷爷的书是从来不外借的。但是她实在爱这本书。为此，她和爷爷赌气，连着两个周末不再去爷爷的家。爷爷知道她的心思，爷爷也太想孙女了，他就让孙子小泓给季清捎去那本《安徒生童话集》，并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小清，我托小泓把这本书拿给你读，希望你能爱护它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睛一样。爷爷。

爷爷为了自己的孙女，居然破了书不外借的例，季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她放下书和字条，抓起房门钥匙，就往外跑。小泓在后面追着：“嘿，你去哪儿啊？”她说：“我去北大，看爷爷！”这是什么？这就是天伦之乐。可惜这番欢乐过于匆匆，先是，孙子季泓于1981年去了美国；而后，1988年，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再而后，1993年，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就这样，季羨林家第三代的三位接班人，统统都走了，走了，而且，又分别在异邦的土地上扎根——这是季羨林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季羨林曾撰文回忆他的年轻时代，尽管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点：出去是为了回来；想待在或赖在异国不归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而现在，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人，“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季羨林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他晚年反复申明：“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国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一个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穷骨头要硬。”（《季羨林生命沉思录》）“我坚决反对像俗话说的那样：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漫谈出国》）2008年春，季羨林在接受央视十台采访时又特意强调：“我最反对出去不回来，最厌恶出去不回来。”

中国人出国留学，本身就是无奈。你见过多少欧美学子蜂拥到咱们这圪塔来取经？留学生的前辈，胡适大师当年就曾撰《非留学篇》，陈述其中辛酸。胡适说：“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另一位留学生前辈闻一多则说：“留学若非过来人孰知之？作中国人之苦，若非留学孰知之？”“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胡适写上述文章是1914年，闻一多说上述话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从那时到现在，八九十年的日子过去了，中国人还在外出求学的路上拥挤奔忙。但愿，但愿这一幕能早日成为历史。

以一种泛泛的长远眼光来看，季羨林相信上述情况会改变，起码，随着国力的增强，大部分留学生还是会选择回来。即使入了他国国籍，腔子

里仍然会有一颗中国心。但是，具体到他这个家，季先生在有生之年，是等不到大团聚的那一天了。设身处地为老人着想，他的失落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大概就是季羨林在机场送别小泓之际，所涌起的强烈预感吧。

破译季羨林的两把钥匙

探讨季羨林的内心世界，有两件事，不容回避。

其一：季羨林对他寄身的叔父的那个家，以及由叔父包办的与彭德华的婚姻，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若即若离、敬而远之。且看他在《清华园日记》中的披露：

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1933年3月3日）

济南空气总令人窒息。看着浅薄的嘴脸，窄的街道，也就够人受的了。（1933年6月10日）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1933年6月30日）

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地，有醉意。（1933年8月9日）

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1934年4月18日）

非走不行了——我希望能永远离开家庭，永远不回来。（1934年4月19日）

……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1934年5月6日）

家庭毕竟同学校不同，一进家庭先受那种沉闷空气的压迫。（1934年6月29日）

中国的家庭真要命的。家庭本来是给人以安慰的，但大部分家则正相反，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1934年7月3日）

“……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即彭德华，